许升初评许二的《蛐蛐儿》一文:这是一篇 集趣味性与文学性为一体的自自传体杂文。我读 了两遍,并且收藏了。文章写得生动,自然,多 彩多姿。既尽情回忆少时对蛐蛐的情有独钟,又 引经据典, 开拓了玩蛐蛐的历史缘由。为今天, 大江南北蛐蛐市场的大众化,全民化,做了巧妙 而婉转的陈述。

文中关於捉蛐蛐的描述,妙趣横生,而且使 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不禁使我回想起青少年时 期,瞒着母亲,通宵外出去近郊捉蛐蛐的故事。 许二在主席像后的乱石堆中, 捉一只超大王麻头 的紧张经历,更引人发笑;然而螳螂扑蝉,黄雀 在后。当年我大哥,爱子心切,但简单粗暴的形 象跃然纸上。当年,姆妈为防止我玩物丧志,影 响学习,也曾怒摔我的蛐蛐盆。回想往事,悲喜 交加, 尤感父母的养育之恩。过去我总认为蛐蛐 是江南才有的秋虫,现在才知东北蛐蛐也疯狂。 许二,对蛐蛐的捉、选、养、配和斗的认识,也 颇有心得。从南宋宰相贾似道直到当前斗蛐蛐赌 场的行情了解,也与时俱进。在上海,己可称为 虫家。不过,讲到底,蛐蛐乃是百日之宠物。听 鸣观斗, 实属消遣。不要太当回事做才好。



图片摘自网络

作者:许二(中国沈阳)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能够听到并能欣赏 秋虫的歌唱是一种特异的功能, 小的时候我 就具备这种本领,但十八岁以后的很多年我 失去了这个功能。幸运的是,在我三十五岁 后又开始能够听见了虫鸣声。

五岁时我从上海来到沈阳,回到在鲁迅 美术美院任教的父母身边。那时我一口上海 话,除了父亲,院里的大人孩子都听不懂。 不过小孩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不到半年时 间我就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顺便把上海 话忘了个一干二净。

与上海弄堂里相比鲁美大院里的生活 对一个孩子来说要好玩许多,一是相对封 闭,二是小朋友多。美院里最老的建筑建于 1951年,红色政权文化艺术的摇篮老鲁艺一 路辗转从延安到齐齐哈尔、哈尔滨最后落户 于此。这楼是当时的宿舍楼, 共两层, 青砖 灰瓦, 顶视图为"山"字形, 坚固异常。在 "山"字顶上有一排平房把整个建筑分为东 西两个相对封闭的院落,最西边的楼里住有 几十户美院的老师,也有少数后勤员工。 刚回到沈阳的我就随同父母、姐姐住在这 里。大人们一般这里叫做"西楼腿儿",而 院里的孩子们都习惯把这里叫"小院"或

"外院"的名称是相对于整个鲁美大 院来说的。小院的孩子们把"外院"以外的 的鲁美称为"里院",其实"里院的孩子更 多,那是我们再大一些以后才知道的。

"小院"并不很大,是一个规矩的长方 形。四周有十几颗高大的老槐树,树干扭扭 曲曲,苍劲有力。每到槐树花开时节,满院 白花飞舞,花香四溢。

冬季一到,"小院"会堆上大半个院 子的煤堆,整个美院的取暖用煤都存放在这 里。我因肤色黑又常在煤堆上玩耍, 所以姐 姐取笑叫我"煤球",小时单纯,还真以为 自己肤色黑是和煤堆有关,因此也曾有过抱 怨。当然,煤堆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大于伤 "小院"有二、三十个孩子,年龄相 仿。每天放学扔下书包,都跑到院子里游 戏。春天摘槐树花挖野菜,夏天打鸟掏蛋, 秋天斗蛐蛐,冬天打冰球滑冰车。四季能玩 的游戏就更多了, 弹玻璃球, 打piaji, 扇烟 盒, 打瓦, 打口袋……总之, 少年时的快乐 时光都是在这里渡过的。而在所有这些儿时 的游戏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斗蛐蛐。

蛐蛐学名蟋蟀, 古时也称为旺孙, 促 织, 吟蛰, 络纬等, 而最通俗的名称就是蛐 蛐。蟋蟀是有1.4亿年历史的古老昆虫,雄 性于田野中相逢,有咬斗的天性。据说,同 类间咬斗的技艺, 唯中国蟋蟀最为凶悍。中 国对蟋蟀最早的记载始于"诗经",但斗蟋 之戏却要晚很多,最近的纪述见于正史为元 人托克托所著"米史",书中记有元军围困 襄阳城时(估计郭靖黄蓉也在),宋宰相贾 似道尤"与妻妾距地斗蟋蟀"。据此推算, 斗蟋之戏应不晚于唐宋, 且上至宫廷王侯,

下至乡野顽童村夫,多有喜好。历代文人墨 客亦很多描述,遂有"秋雅",蛰戏"的美

明王醇有诗云: "风露渐凄紧,家家 促织声。墙根童夜伏,草际火低明"。每当 秋风一起,孩子们的心就像被芡草撩动的蟋 蟀,再也不能平静,就等那瞿瞿声一起,便 结伴夜出,捕虫相斗。其实,斗蟋分为捉, 选,养,配,斗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的过程 都很有意思,也确有些门道。我们小时候并 没有卖蛐蛐的, 更不懂斗前还要下雌以激其 斗性, 所以没有接触过选虫和配虫的环节。 而我个人的主要兴趣是在捉蛐蛐上。捉蛐蛐 是件相当辛苦的事,蛐蛐喜在入夜时分和清 晨鸣叫求偶。要想捉到厉害的蛐蛐就要在这 两个时段下手,年岁小时贪睡起不了早,所 以都是夜晚捉虫,到高中时体力见长,一般 每天都是凌晨四点前就出发捉虫了。往往走 时"披星戴月",归时满身露水和伤痕。

不同藏身处的蛐蛐捉法也不尽相同, 石头堆里的要用"包围排除法",有拐弯墙洞里的蛐蛐要用"黄泥灌水法"。一般砖石 下,土磕里的捉起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 当年鲁美因有大墙围院, 所以砖缝很多, 灌 水法会经常使用。

蟋蟀因为长于蹦跳, 所以捉砖石下或者 草棵里的蛐蛐要求手法快,准(那时没有罩 网,都是用手抓)。而抓墙洞中的蛐蛐最有 趣味, 先是巡着叫声找到蛐蛐藏身的砖缝, 然后伏地向洞中窥视,洞中的蟋蟀听的人声 也自紧张, 却并不奔逃, 只是惊愕的望着洞 外。虫在洞中望,童在墙外窥。我一般不会 马上捉虫,而是会静静的享受这快要到手的 猎物,闻着旁边泥土和野草的气息,观察着 它的体态和慌张的表情,心中充满了欣喜。 捉洞中的蛐蛐要用草棍,长竹签等轻轻将其 拨出洞外就可下手去捉。蛐蛐基本上是一夫 -妻制,如果洞中蛐蛐已经成家,第一个出 来的一定是母的,母蛐蛐肚大翅小,长相不 美,但从母蛐蛐的身材常常能猜到洞中公蛐 蛐的大小。威武雄壮的大蛐蛐常会找一个娇 小玲珑的小母蛐蛐为妻, 而身材短小的公蟋 蟀却喜与膀大腰圆的母大虫为伴。有些砖洞 地形复杂,草棍不能深入,这时就需要用黄 泥灌水法了,方法是先用黄泥糊在洞口,只 在砖缝上部留一小孔,然后含一口事先备好 的水通过一根医用胶皮软管吹入洞中。也常 有水用完而旁边洞中又有一大虫的情况,这 时男孩子的优势便有了用武之地, 退裤掏j, 实施"尿灌法",偶尔为之,也能建奇功。 每每提着蛐蛐娄回到家中,身上都有不少蚊 虫叮咬甚至负伤挂彩,但这所有的辛苦都抵 不上捉到蛐蛐的快乐。

次使用包围排除法捉蛐蛐也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像许多大院一样,当年的鲁 美中央也有一座主席像(在现在鲁迅像的位 置)。连基座大约有十几米高,主席背手而 立,凝视西方。雕像的西南方有一大堆鹅卵 石,这是院里唯一需要用包围排除法捉蛐蛐 的地方。这天晚上, 我夜巡至此, 但见皓月

当空,星光闪烁,主席像高大威严,四下里 万虫齐鸣。这时,一阵急促响亮的叫声压倒 众鸣传入我的耳中。凭经验可以断定这一定 是条大蛐蛐。听音断位后我经过包围排除法 逐步缩小包围圈, 偶尔能看到这大虫在剩下 不多的几块石下来回躲闪,最后只余下一块 大一点的石头,这家伙就在底下,我即兴奋 又紧张。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把手电叼在嘴 里,深吸一口气,轻轻翻起石块,一条漂亮 的超大黄麻头暴露在我的眼前, 但见它头大 脖宽, 金丝银额逆配, 黑顶黑脑盖麻路铺 满。朱砂蓝项既宽又深,淡金长翅紧裹苍黄 细蜡肉。过身剑尾张驰有度。长腿阔背,双 须如电傲然而立,一派大将气势。我心中狂 喜,轻伸双手正待将它揽入囊中,就在这关 键时刻, 我突觉脖领子一紧, 不等喊出声, 人已在半空。十余年后我第一次看到金庸先 生的"天龙八部"里描写段誉被南海恶神展 开绝顶轻功捉上山顶那一段, 便会立刻想起 童年的这段往事。当然, 拎我的不是南海恶 神,而是我的亲爹,当时夜黑月圆,秋风阵 阵,路旁青松一排排的向后倒去。先父虽是 上海人,但身高近一米九,抓我如拎小鸡, 几个起落就把我扔回家中。每忆至此,常会 想念起父亲大人,小时顽皮,少听父亲教 诲,现在再想聆训已绝无可能。到初中,随 着学业的增加院子里玩蛐蛐的孩子越来越 少,而我一直玩到高中,直到实在没有玩伴 儿方才罢手。然后就是学画, 考学, 留学, 工作……, 再也无缘把玩蟋蟀

蟋蟀只是一小虫,入夏破卵而生,六蜕 后羽化成虫,霜降入土而亡,与一般秋虫并 无太大差异,只因其善鸣喜斗的天性被人捉 而为戏, 世世代代留下无数人与虫的传奇故 事。现在京津以南斗蟋蟀流行押花斗赌,台 面从百十元到几千, 甚至有几十万到上百万 的大场子, 玩蛐蛐早已不能称为雅事了。

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小津桥的 花鸟市场上看到有卖山东蛐蛐的,欣喜之余 买来几条回家饲养,又和一些老虫友学习到 不少选养配的知识,不过现在养蛐蛐仅仅是 听叫为乐了。诗经道: "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而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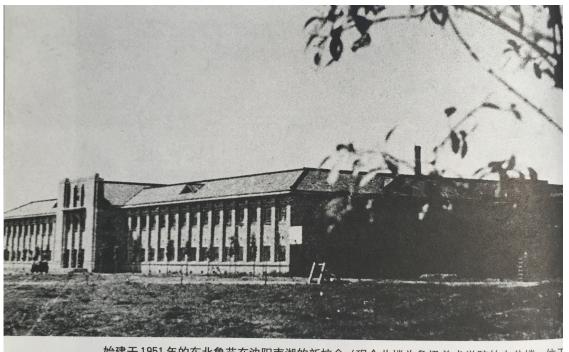
陈 剑 牙 医 诊 所

Jane J Chen DDS, PC

www.chenddspc.com

317.578.9696

图片摘自网络



始建于 1951 年的东北鲁艺在沈阳南湖的新校舍(现今此楼为鲁迅美术学院的办公楼,位于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7号)。







- •擅长美容牙科修复和复杂牙病诊治
- •个性化龋齿防治方案
- 隐适矫正(Invisalign)
- •iTero数码取模
- ·数码X光片,全景数码X光机
- •种植牙修复
- •电动和超声波根管治疗
- •牙色材料补牙、烤瓷贴面、牙齿漂白
- •牙周病综合治疗,口腔黏膜病防治
- •普通拔牙,活动和固定假牙修复 • 颞下颌关节病、夜间呼吸暂停综合症治疗
- •接受Anthem, Cigna, Delta, Metlife等多个PPO保险

